

时间碎片

大陆新村九号

●陈柏清

我的膝盖上放着从酒店图书角借来的褐色带着鲁迅木刻头像的薄薄的《且介亭杂文集》。当窗外那棵站在草地上安静而挺拔的樟树映入眼帘,仿佛整个空间都俊朗了,清晨有小鸟站在这棵树上鸣叫。我想起先生的那句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八月的上海,街路葱茏,梧桐霸气。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的居所,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清晨的上海,街上没什么人,走过树木葱郁的鲁迅公园,白底黑字窄窄的牌子与周围肥壮丰富的绿植相比,过于简约,却因为“鲁迅”两个字,在树木和阳光的缝隙中很醒目地显露出来。鲁迅纪念馆和先生的墓都在这里,穿过公园背过去的那条路,就是山阴路。

走过长长的宽巷子,鲁迅先生故居小小的牌子挂在山阴路132弄九号的门外,巷底右手边第二家,先生曾经在这里居住三年。红砖红瓦,砖木结构,在1931年是颇为高级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据说先生能租住,还是以内山书店职员的身份申请的。黑色铁门,院子里是一棵挂满红色花苞的石榴树。进门的饭厅兼会客室,靠墙立有一张瞿秋白送的桌子,木质柜橱、六个青花碗在鲁迅的作品里曾被提到过。

据说为了客人安全,先生吃饭和会客都是坐在背对窗的位置。厨房就在餐厅的里面。有煤气下水,在当时的上海,这是中等人家的居所。

二楼的卧室兼创作室就是著名的“且介亭”,鲁迅以“租界”两字的一半将之命名,其中深意不言而喻。1930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社会活动,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这一片属“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前来公开抓人。

女主人是简朴持家的,许广平先生绣的旧式帐幔仍挂在大床上,所谓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此情景不禁令人深感。彩色玻璃纸、书桌、文具、烟具,鲁迅几乎用了一辈子名叫“金不换”的毛笔插在一只瓷龟的背上。一张铺开的稿纸,是先生未完的遗作。《且介亭杂文》七本及《故事新编》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创作完成。生命的最后一年,1936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编撰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最瘦时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早晨5时25分,伟大的民主斗士鲁迅先生的生命定格在此刻。

我站在门外,仿佛看见先生时而徘徊,时而卧在躺椅上默默思考,小茶桌上套着暖罩的水壶氤氲着热气。窗



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三年多的时光。

资料图片

外、墙外是风云变幻的旧上海,在这小巷一隅的斗室,先生的思绪如鲲鹏之鸟,清淡苦难,哀伤流离。

一些进步人士,包括瞿秋白、冯雪枫等共产党人都曾在三楼一间小小的卧室藏身。那里伪装成保姆房,而保姆其实是跟海婴住在阳光充足的南卧室的。对于疼爱的海婴,先生在文字中这样描述:“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自然,这邻居也是擅长警告的邻居。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字里行间充满父爱与幽默。

先生爱书,有很多藏书,可并不放在这里,所以四楼的藏书室只是“虚晃一枪”。这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是有必要的。楼梯很陡,我停下侧耳谛听,仿佛有先生沉缓的脚步声传来。此时,外面是如他所愿的世界。如果先生尚在,又会有怎样鲁迅式的激越与澎湃?萧红和萧军当年是这里的常客,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进步的年轻人。鲁迅接济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精神痛苦,帮助他们出版图书,使那些铿锵的进步文字和力量得以传播。人们也因此得以了解上海之外的中国现状。

院子里的石榴树上,蓓蕾如血,呼之欲出。朝阳满天。弄堂里的人走来走去。这是上海平凡的一天,对于我,却因在先生去后八十七年的拜谒而非凡。身体可以迟到,灵魂的敬仰却时刻在岗。

烟火人间

庄户酒

●崔启昌

麦苗长到半拃高时,老家一带的晚秋算是拾掇停当了。这个时节,一天早晚两头的风日渐转向由北往南刮。打眼望向坡野,深褐与浅灰成了主色调。绿色树冠也向季节作别,秋阳没啥遮拦地照在屋顶、街面、碾盘、井台,还有村民的猪圈、牛棚、羊栏、鸡舍上。

忙了近一年,总算有闲下来歇歇的工夫了。太阳露红时,住村南的杨叔照例手执大扫帚,扫了院里扫屋外。杨婶勤快且心细,见杨叔脸上泛起笑,心说:这个老实人,恐是又想喝庄户酒了。

一个锅里摸勺子,杨叔杨婶相濡以沫四十来年,彼此知根知底。平日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包含着啥意思,两口子都是心领神会,能掂量出个八九不离十来。杨叔的笑容给了杨婶一个讯息:一年的收成进了场院,是该喝个庄户酒了。

老家人喝庄户酒起始哪年兴于何月,没有谁专门探寻过。我记事时,每到秋里的晌午,村巷里常常溢散着酒香,这些辣丝丝的酒香味跟韭菜炒蛋、油炸花生米的香气,还有草木灰中煨咸鱼时泛出的咸腥气混搭一起,往往让我们这些上小学的孩子直咽口水。及至离别村子居于城里时,季节一到,老家人依旧喜欢庄户酒。

杨叔实在本分,遇到事从不大呼小叫,行事按部就班,差错啥的几十年几乎从未出过。凭这,他在村里口碑极好。杨婶说,俺这“老实人”,街坊们拿他跟“宝”似的。杨婶口中的这个“宝”,既是左邻右舍对杨叔做事为人的赞许,也是杨婶对自己那口子特别看重的一个因由。

喝庄户酒,杨叔从不“单干”,自个把小饭桌往炕当央一搁,不长工夫,招呼过的几位街坊邻居就陆续脱鞋上炕盘腿坐下来。杨叔洗脸剃须弹扫干净裤褂上的尘土草屑,便着急忙慌地一边续水泡茶,一边招呼杨婶端着烫手的两袋烟功夫,庄户酒席就开局了。

庄户酒看似不怎么讲究,但从端盅到叨着,再到喝茶吸烟嗑瓜子打谱拉呱,整个过程却很有道道。酒是散打

的粮食酒,花不几个钱,菜肴是自家种的大葱韭菜萝卜蒜,还有没怎么长成的大白菜。“女掌柜”手起刀落,或斜刃切片或立刀剁丝。继而摸几枚鲜蛋,朝盆沿一磕,等蛋黄蛋白跟菜料搅拌好,往热锅热油里一倒,翻炒两三个来回,喷香喷香的下酒菜就热气腾腾地端上桌了。杨婶每回为自己的“老实人”操持庄户酒,都是手脚麻利格外勤快,酒肴炒好,总愿意再炸上盘花生米。往年,尤其乡下人,日子过得都不怎么宽裕,秋后大人孩子顶多能分得二十来斤花生果,去皮后榨的花生油金贵得要命,年头打点不到年尾。炸花生米费油,不过,聪慧的杨婶过庄户日子有一套,每年入冬榨了油都会挤出半瓢几勺子,专门给杨叔油炸花生米弄酒肴喝庄户酒。政策好了后,好酒细肴啥都不缺,杨婶还是素菜打主调,顶多添两个鸡蛋炒虾酱、辣椒炒肉丝或煎咸鱼之类的硬菜。不过,油炸花生米这道“抗叨菜”是断然不会少的。杨婶有话,这样不容易忘了早时候。

老家人喝庄户酒没啥功利目的,不是有什么大事才聚到一个炕头上推杯换盏、长谈短论。面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忙了近一年,预期的收成眼望着要装进囤子了,老家人乐呵呀。这一乐呵就自然关乎了酒。庄户酒酒席上,杨叔他们一端起酒盅,拉的都是庄户呱。

这些年,杨叔捣弄庄户酒,老街坊老邻居也谈论民风民俗,还有乡愁之类的话题。说到起劲时,彼此还会捋着花白的胡须说起乡村振兴,甚至还能说起国际关系。

搬到城里快四十年了,每年一有工夫,我都乐意回老家转转。秋种时回到村里,小时候闻惯了的酒跟酒肴的混合香气依然有。深嗅着这缕缕弥散不断的气息,往往回不由自主地走向村南梢,走进昔日草苦屋,如今白墙红瓦宽敞明亮的杨叔杨婶家院里。两位老人已至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絮叨起喝庄户酒的事,杨叔说,他和左邻右舍不管早年还是现今常喝庄户酒就图个乐呵。到如今,他还喜好庄户酒这口,只是这牙不给面子,治不服油炸花生米了……

人生真味

家人围坐,毛豆可亲

●柏柏

八九月份的北方,秋风乍凉。市场上常见一堆堆的毛豆,就像一座座绿塔,鲜嫩的毛豆刚刚离开豆秧,有的还带着深绿的叶子。毛茸茸、气鼓鼓的绿豆荚有三个豆的,四个豆的,甚至还有一两个豆的,像一尾尾绿色鼓溜溜的鱼,甚是可爱。

毛豆虽然盛行乡野,却不是无名之辈。通过查考中国古代文献,可证实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说明大豆是当时最普遍的粮食,大豆叶还是常用的蔬菜。到了12世纪,又爱行走又爱美食的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初夏行平水道中》中有句“市桥压担莼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既赞美了莼菜很盛行,又说毛豆很丰满。青毛豆在那时是做蔬菜用,这可能就是最早的毛豆了。但是“毛豆”一词是在1620年明代周文华撰的《汝南圃史》中出现的:“毛豆具青壳有毛,又名青豆……生食令人吐呕。青菜和羹及入水烧熟去壳啖,味俱甘鲜。”不光写了毛豆应该煮完了剥着吃,还提到了生吃大豆中毒的症状。

毛豆开始盛行应该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因为制作简单,只要加点油盐花椒大料清水煮熟即可,作为蔬菜纤维冠军的毛豆,很快就传播到北方。只是南方初夏就开始吃,北方秋季才有毛豆上市,并且因为总是和酒茶搭配而带了几分豪气。秋日北方,你竟然没有在一碗毛豆里指点江山,侃大山聊农事,那一定是不够北方,或者对毛豆有偏见。

小时候在乡间,未及处暑,毛豆就进家。傍晚农事后,父亲荷着锄头,绕个弯到山脚下的豆子地,选豆荚丰满密实的豆子拔几颗,夹在腋下。母亲煮饭,父亲就坐在院子里摘豆荚,摘好了汲一桶水把豆荚泡上。晚饭后,父亲只吸一袋烟的工夫,母亲已经用白色大搪瓷盆把煮好的绿油油的五香毛豆端了过来。院门口大槐树下,晒得热乎乎的光溜溜的青石板上,父亲和乡邻们吃着毛豆,喝着老茶,谈论各家的庄稼好坏,孩子们则追着萤火虫跑来跑去,偶尔跑过来握一把毛豆边吃边嬉戏。有时候毛豆也上餐桌,做主菜的先锋,这大多是客人来早了,母亲就先端上一碗毛豆,父亲和客人在厨房叮叮当当做饭菜的香气中,捏着毛豆就着老酒,先浅浅地抿着。

毛豆很有营养价值,还能止痛,消水肿,除胃热,通瘀血,解药物之毒,但吃多了会滑脾。小时候热爱毛豆,因为它美味,又因为家产,很容易吃到。

有一年去南方出差,那时已是深秋,在济南站上来一位旅客,列车刚刚启动,他就拿出一袋毛豆,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一起吃!”我们吃着毛豆,喝着热茶,聊着各地风土和世情,半天的火车,竟因为这一袋毛豆而未感枯燥寂寞。多年后,还会时时想起那个旅途中因毛豆而结识的友善健谈的陌生人。

现在,毛豆不只在夏秋有,大江南北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三五好友,围炉夜话,窗外白雪飘飘,桌上毛豆翠绿,也是人生快事。

少年吃毛豆,因故乡习俗。中年吃毛豆,我知道它有营养,质朴的味道令齿颊舒服,绿色的内涵令脾胃没有后顾之忧。

时光稠密,岁月蹉跎。越来越喜欢吃毛豆,用毛豆招惹回忆,就会想起那些家人围坐,毛豆可亲的日子。